

新刊大宋宣和遺事

新刊大宋宣和遺事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
#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刷
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 
字數：七七、〇〇〇字 印數：〇〇〇〇—一、二〇、一〇〇冊  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耗卅二分之一 印張：四又四分之三  
類別：文學—小說 書號：第二號 定價：三、五〇〇元

## 出版者說明

『大宋宣和遺事』，從它的內容來看，似乎是屬於宋朝說話人的『講史』一類，所以歷來都把它當成宋人的作品。但裏面夾雜有元朝人的話，對南宋帝王的名字也未盡避諱，這些都說明本書即使是宋人的作品，但已是經過元人增益的。再從書中對北宋的亡國和南宋的苟安所表示的憤懣來看，作者也可能是元初具有愛國思想的宋朝遺民。

和『五代史平話』一樣，本書的文辭也是用淺近的文言和純粹的白話湊合而成的。文言部分大抵都是轉錄他書，白話部分則是民間故事的記載——主要的是關於宋江的和李師師的故事。關於宋江的一段故事，是研究『水滸』故事的重要資料，從這裏可以看到『水滸』故事的最初面貌；同時也可看出，當這一故事開始流行時，人民對梁山灩英雄們的活動，已經採取了怎樣的擁護與同情態度。

我們這次印行本書，根據的底本是涵芬樓在一九一五年排印的『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』本；王本的優點是『首尾完善』，缺點是『俗文譌字，彌望皆是』。據排印本書末跋

語所記，排印本是參考過士禮居刻本的。我們因爲沒有找到其他的本子來校訂，所以除了加以分段、標點外，文字上的問題都根據排印本保留未動。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九月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元集 | 一   |
|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亨集 | 四二  |
|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利集 | 七九  |
|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貞集 | 一二五 |
| 孫毓修跋       | 一四三 |

#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元集

詩曰：

暫時罷鼓膝間琴，閒把遺編閱古今。

常嘆賢君務勤儉，深悲庸主事荒淫。

致平端自親賢哲，稔亂無非近佞臣。

說破興亡多少事，高山流水有知音。

茫茫往古，繼繼來今，上下三千餘年，興廢百千萬事，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，陰雨晦冥之時多；衣冠文物之時少，干戈征戰之時多。看破治亂兩途，不出陰陽一理。中國也，天理也，皆是陽類；夷狄也，小人也，人慾也，皆是陰類。陽明用事的時節，中國奠安，君子在位，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，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，天下百姓，享太平之治；陰濁用事底時節，夷狄陸梁，小人得志，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，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，天下百姓，有流離之厄。這箇陰陽，都關係着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。

且說唐堯、虞舜是劈初頭第一箇皇帝。看他治位時，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，不敢盤逸遊畋，不敢荒淫音樂；到得他揖讓傳禪時分，且道：『無若丹朱傲；惟慢遊是好，傲虐是好。』舜王那曾敢做慢遊傲虐的事？禹王告着舜王，使他休學堯王的孩兒丹朱，專事慢遊，專務傲虐，恃着強力，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，共他徒黨在家爲淫亂之行。故堯王不將天下傳與他，却分付與舜王了。

舜王治世，舉『八元』、『八愷』，共十六箇才子，是有賢德名望的人，分布在朝，任了官職。却將共工流逐於幽州田地，將鯀放逐於崇山田地，將三苗竄逐於三危田地，將鯀誅殛於羽山田地。誅竄了這四箇兇人，天下百姓，皆服其威斷。明四目，達四聰，末梢頭賢人在位，小人在野，朝綱自治。在位五十二年，壽命一百一十二歲，將天下傳與禹王。

至湯王時，爲諸侯與葛爲鄰，葛君不道，苦虐其民，湯王伐之。東征而西夷怨，南征而北狄怨，却道：『湯王何故忘我，不來拯救？』黎民咸慕湯王之德。却有夏桀無道，寵妹喜之歡，將酒傾爲池水，將肉排爲樹林相似，日與兇徒沈酗於『酒池』、『肉林』間，苦虐生靈。百姓怨道：『夏桀與日相似，這日幾時喪亡？我甘受其苦不過，情愿與他偕亡！』至紂無道，寵妲己，剖賢人心，置炮烙之刑，不修德政，不改前非。



武王伐之。享國日久，傳位至周幽王，寵褒姒之色，爲不得褒姒言笑，千方百計取媚他。

因向驪山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。諸侯皆道是幽王有難，舉兵來救，及到幽王殿下，却無他事，只是要取褒姒一笑。後來貶了太子，廢了申后，申后怒。會大戎之兵，來伐幽王，諸侯不來相救，遂喪其國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恃寵嬌多得自由，驪山舉火戲諸侯。

祇知一笑傾人國，不覺胡塵滿玉樓。

又楚國靈王寵嬪嬙之色，起章華之臺，苦虐黎庶，遭平王所追，遂死於野人申亥之家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茫茫春草沒章華，因笑靈王苦好奢。

臺土未乾簫管絕，可憐身死野人家！

後來陳後主也寵張麗華、孔貴嬪之色，沈湎淫逸，不理國事，被隋兵所追，無處躲藏，遂同二妃投入井中，隋兵搜出，亦遭其虜。其國卽亡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陳國機權未有涯，如何後主恣驕奢？

不知卽入宮前井，猶自聽吹玉樹花。

當時有隋煬帝也無道：殺父，誅兄，姦妹，無所不至。寵蕭妃之色。蕭妃要看揚州景致，帝用麻胡爲帥，起天下百萬民夫，開一千丹八里汴河，從汴入淮，從淮直至揚州。役死人夫無數，死了相枕。復造『龍鳳船』，使宮人牽之，兩岸簫韶樂奏，聞百十里之遠。更兼連歲災蝗，餓死人遍地，盜賊蜂起：六十四處煙塵，一十八處擅改年號。李密袒臂一呼，聚雄師百萬，占了中原。煬帝全無顧念。被宇文化及造變江都，斬煬帝於吳公臺下，隋國遂亡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千里長河一旦開，亡隋波浪九天來。

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更不回。

其國有唐秦王世民，行仁布德，滅了六十四處煙塵，遂建都於長安，以制太平。後來爲唐明皇爲孩兒壽王，取楊家女孩兒名做玉環的爲妻，明皇一見玉環生得有傾國之色，背後使人喚玉環出家爲女官道士；後來宣入宮中，封爲妃子，寵幸無比。真箇是：

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

金屋粧成嬌侍夜，玉樓宴罷醉和春。

那明皇寵愛妃子，春從春遊，夜專夜寢，從此荒淫，每日更不坐朝聽政。爭奈那妃子與安

祿山私通，却抱養祿山做孩兒。明皇得知，將安祿山差去漁陽田地，做了節度使。那祿山思戀貴妃之色，舉兵反叛，真是：

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『霓裳羽衣』曲！

那明皇無計奈何，只得帶領百官走入蜀川，躲避了祿山。行至馬嵬驛，六軍不肯進發，把那貴妃使高力士將去佛堂後田地裏縊殺了。諸軍且跟着明皇入蜀。後來明皇那兒子肅宗，恢復兩京，再立唐家社稷也。

今日話說的，也說一箇無道的君王，信用小人，荒淫無度，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壞了，父子將身投北去也。全不思量祖宗創造基業時，直不是容易也！今有康節先生做八句詩，道得好。道箇甚的？詩曰：

自古禦戎無上策，惟憑仁義是中原。

王師問罪固能道，天子蒙塵爭忍言。

兩晉亂亡成茂草，亡君屈辱落陳編。

公間、延廣何人也？始信興邦亦一言。

此詩是康節『左衽吟』，豫先說着箇宜和、靖康年間識語麼。

當初只爲五代時分，天下荒荒離亂，朝屬梁而幕屬晉，干戈不息，更兼連歲災蝗，萬民遭塗炭之災，百姓受倒懸之苦。爲此後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，祝曰：『我乃胡人，不能整治天下。願天早生聖人，撫安黎庶！』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靂大仙下界降生。於西京洛陽縣夾馬營趙洪恩宅，生下一箇孩兒。當誕生時分，紅光滿室，紫氣盈軒。趙洪恩喚生下孩兒名做匡胤。幼與小童戲於街檻，好布陣，行伍肅然，人見而異之。及年當弱冠，有大志，少遊關西，行到處除兇去惡，長治華夷，民安國泰。自陳橋兵變，柴皇讓位，在位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消鎔軍器爲農器，毀折征旗作酒旗。

太祖一日收平江南，有徐鉉奉使至太祖殿下，盛誇其主能文，因誦其詩。太祖道：『此詩村教書語耳！』因道：『我少時有「詠日詩」。』道是詩曰：

須臾捧出大金盤，趕散殘星與明月。

徐鉉聽得這詩，大服太祖志量。後來人以爲應大金破汴梁之讖。

太祖傳位與太宗，太宗欲定京都，聞得華山陳希夷先生名搏，表德圖南的，精於數學，預知未來之事。宣至殿下，太宗與論治道，留之數日。一日，太宗問：『朕立國以來，將來運祚如何？』陳搏奏道：『宋朝以仁得天下，以義結人心，不患不久長，但卜都之地，一汴，二杭，

三閩，四廣。」太宗再三詰問，搏但唯唯，不言而已。在後高宗中興，定都杭州，蓋將前定之數，亦非偶然也。太宗之後，傳位於眞宗、仁宗、英宗幾箇賢君。

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，洛陽邵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行，忽聽得杜鵑聲，先生慘然不樂。客問其故。先生道：「洛陽從來無杜鵑，今忽來至，必有所主。」客曰：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不過二年，朝廷任用南人爲相，必有更變。天下自此多事矣！」客曰：「聞杜鵑聲何以到此？」先生曰：「天下將治，地炁自北而南，將亂，地炁自南而北。今南方地炁至矣，禽鳥得炁之先者也。」春秋有云：「六鵠退飛，雝鵠來巢。」皆炁使之然也。」

英宗升遐，神宗卽位。神宗是箇聰明的官家，朝廷上大綱小紀，一一要從新整理一番。恰有那曾參政名做公亮的，薦那王安石爲丞相。神宗准奏，召王安石拜相。正宣麻時分，有唐介做著諫官，上疏論奏：「王安石泥古迂儒，若用爲相，必多更變，重擾天下。」那時有呂誨亦上疏彈劾安石，有彈文，其略云：

「臣呂誨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百拜奏于皇帝陛下。臣仰觀公朝，除王安石爲相者。臣切謂安石每遷小官，遜避不已，及除翰林學士，不聞固辭。先帝臨朝，則有山林獨往之志，陛下卽位，則有金鑾侍從之樂。好名嗜進，見利忘義。凡在經筵，力請坐而

講說，將屈萬乘之重，自處師氏之尊，不識君臣上下之分。又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，衆非安石而是介。介務守大體，不能以口舌勝，憤懣發疽而死。奏對強辯，陵轍同列。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，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詐，驕蹇慢上，陰賊害物。制置三司條例，兼領兵財，又舉三人勾當，八人巡行。臣未見其利，先見其害。區區愚忠，切以爲安石決不可用。若用之爲相，必變更祖宗法度，以亂天下。欲望聖慈，允臣所奏，將王安石新命寢罷。宗社幸甚！伏取進止。』

奏上，神宗不報。安石居相位，專務變更。一日，奏行青苗法，差李常、孫覺等往河北諸路，俵散青苗錢：第一等戶十五貫，第二等戶十貫，第三等戶五貫，第四等戶一貫五伯，第五等戶一貫。青苗在田時分俵散，到收成時分催納，十分供一分爲息。當有銀臺司范鎮上疏，奏言青苗錢擾民不便。表云：

『臣范鎮謹奏言：青苗錢者，唐衰亂世之所爲。青苗在田，已估其直，收斂未畢，已促其償。是盜跖之法也。臣以爲此法若行，天下騷然，民不聊生，非國家之利也！臣請罷之。』

表上，神宗不聽。又宰相韓琦奏言：『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，有司責篤嚴急，細民不勝

愁苦，至有鬻妻賣子者不能償。願陛下察之，卽與蠲罷！」奏上，王安石大怒，卽日貶韓琦於外。

熙寧七年，大旱。帝謂羣臣曰：「天久不雨，朕夙夜焦愁，無可奈何！」韓維奏曰：「陛下信安石酷法，散青苗錢於民。今之官府，督取甚急，往往鞭撻人民取足，至有伐葉爲薪以易錢貨。旱災之際，重罹此苦。願陛下蠲除租稅，寬裕逋負，以救愁苦之良民！」帝感悟，乃詔韓維放商稅而免青苗。後是日雨。遂貶安石於金陵府。

安石弟安國，每憎他兄所爲誤國。安國爲西京國子監教授，頗溺聲色。時安石爲相，以書戒安國道：「宜放鄭聲。」安國回書與安石道：「亦願兄遠佞人也。」安國又嘗力諫安石，言：「天下不樂新法，皆歸咎於兄，恐爲家禍，宜速罷之。」安石不聽。安國泣於影堂前道：「是吾家滅門矣！」

安石的孩兒王雱，爲人性險惡，喜殺，因病疽而死。年方三十三歲。安石哀悼不能爲懷，嘗恍惚見雱身擔鐵枷，向安石道：「父親做歹事，誤我受此重罪！」安石大驚，遂以所居園屋，捨做僧寺，賜額爲「報寧院」。蓋爲王雱求救於佛也。詩曰：

誤國欺君罪不輕，陰司報應自分明。

姦邪凡事懷私險，却告金仙洗惡名。

話說宋朝失政，國喪家亡，禍根起於王安石引用壻蔡卞及姻黨蔡京在朝，陷害忠良，姦佞變詐，欺君虐民，以致壞了宋朝天下。

神宗崩，哲宗卽位，太后垂簾聽政，用司馬溫公名做光。元祐年間，天下太平。未幾一年，司馬光不祿，章惇等入相，再行新法，把這太平的氣象，又變做了亂世。

哲宗崩，徽宗卽位。說這箇官家，才俊過人：口廣詩韻，目數羣羊，善寫墨君竹，能揮薛稷書，通三教之書，曉九流之法。朝懽暮樂，依稀似劍閣孟蜀王，論愛色貪杯，彷彿如金陵陳後主。遇花朝月夜，宣童貫、蔡京，值好景良辰，命高俅、楊戩。向九里十三步皇城，無日不歌歡作樂。蓋寶籙諸宮，起壽山艮岳，異花奇獸，怪石珍禽，充滿其間；畫棟雕梁，高樓邃閣，不可勝計。役民夫百千萬，自汴梁直至蘇杭，尾尾相舍，人民勞苦，相枕而亡。加以歲歲災蝗，年年饑饉，黃金一斤，易粟一斗，或削樹皮而食者，或易子而殮者。宋江三十六人，閩州詵縣，方臘一十三寇，放火殺人。天子全無憂問，與臣蔡京、童貫、楊戩、高俅、朱勔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李彥等，取樂追歡，朝綱不理。卽位了三十六年，改了六番年號：改建中靖國，改崇寧，改大觀，改政和，改重和，改宣和。從卽位以來，改元建中靖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用丞相章惇言，舉蔡



京爲翰林學士。滿朝上下，皆喜諛佞，阿附權勢，無人敢言其非。獨有御史中丞豐稷，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，奏蔡京奸惡。表文云：

『臣豐稷、陳師錫等，叨被聖恩，濫居言路，事有當言而不言，臣爲曠職。竊見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學士勾當者。緣蔡京身爲禁從，外結后族，交結東朝。伏望獨斷，出之於外。若果用蔡京，則治亂自此分矣，祖宗基業自此壞矣！又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，乃王安石之壻，與京兄弟同惡，迷國誤朝，爲害甚大，乞正典刑。臣日夜爲陛下憂，爲宗廟憂，爲天下賢人君子憂。若黜貶京等於外，則間言不入於慈闈，聖慮可忘於憂患，實宗廟社稷之福也！』

表上，徽宗謂豐稷道：『事礙東朝，卿當熟慮。』豐稷奏言：『自古母后臨朝，那曾見有如聖母手書還政的，可做萬世法則。但是目卽：在外，則聞向宗良、宗回藉勢妄作；在內，則聞張琳、裴彥臣等兄弟熾然；又有蔡京交通其間。臣愚，欲乞戒飭后家，放逐張琳等，黜蔡京於外，庶絕朝廷之憂。』徽宗不從。

那時殿中侍御史龔夬，亦上表奏言：『臣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，天下之士，共仰聖斷。然臣竊見京、卞表裏相濟，天下知其惡。民謠有云：「二蔡一惇，必定沙門；籍沒家財，禁錮子